



春日呢喃

赵赵

今日春分，此后昼夜渐短。阳光不燥不热，温暖柔和，恣意轻吻脸庞。微风不疾不徐，凉爽轻柔，偶尔抚弄发丝。河边毛茸茸的柳条儿在荡秋千，新绿透着油光，任她在手心拂过，痒酥酥从皮肤到心底，心忽然也荡漾开来。水面的镜子或许被跳跃的鱼碰碎了，或许被掠翅的鸟碰碎了，灿灿的波光在跳跃在变幻，涟漪一波追逐着一波，我探头窥视，企图在水底发现一把细碎银子，却捕捉到一个“傻瓜”，五官模糊到天际，笑容绽放成波光，皱纹舒展如新叶。

不知道在开心什么。这一瞬间，有一种幸福感随风萦绕。远处有花开了，还未盛开，春风中却伫立着一个赏花人。有多久不曾这样用心感触四季？不再去接一片片雪花，看不同的花朵在手心融化成相同的水珠。也不再感慨红的黄的绿的落叶，在风中一起飘零旋转的萧瑟。年少也曾夏夜攀坐窗台，听雨滴撞击玻璃，拍打树叶；曾肆意淋一场牛毛细雨，满身沾染氤氲空气的青春时光，更似乎是前世的记忆。

总是在急匆匆赶路。花开时节偶尔也会慢下来，看不同花朵的烂漫娇艳，不再分辨或甜腻或清冽的不同花香；落雨了会撑伞，却不在意滴在伞面的一颗颗雨滴还是一串串雨珠，只烦心路面汇集的雨水会不会溅脏了鞋；已不清楚秋收时，父母最先收割的是黄豆还是黑豆；更忘了，隆冬的土地需要一场场积雪胜过一整季的阳光。在匆匆中赶路，白了半截的发丝怎么都藏不住，会突兀在日渐稀疏的头皮上摇曳，却一根也舍不得拔除；眼角的皱纹再精心护

理也抚不平，反倒悄悄爬上额头；情感也逐渐粗糙枯槁，不再伤春悲秋，顾不上多愁善感，那些有趣的情愫都一点点丢失了耗尽了。麻木如我，或许是不配闲坐等花开，饮茶听雨声。却突然因一缕春风感怀，如同大梦初醒。心底那些最柔软的念想，原来并不曾死绝，只是冬眠得太久太久，错过了惊蛰。还好，不算很晚，总算赶上花开。管它是否一花一世界，一生太短，只愿此时静待花开！



商洛山

(总第2430期)

刊头摄影 石祥民

三月莲湖醉游人

姜福军

莲湖公园的春天是美的，美得使人心醉。莲湖的东南西北有多个入口，从西大门南侧步入公园，不长的巷子两边门面，是花鸟鱼虫的世界。往里走，莲湖宽阔的湖面上，碧水荡漾，波光粼粼，野鸭子浮游于水面，浮游得很快，偶尔贴着水面展翅飞起，溅起一片水花，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可能是发现目标捉鱼去了。北湖旁一片橘黄色气势如虹的高楼，影子映在水中，随着湖水的颤动而晃动。游人悠闲，三三两两的少妇或少女，倚石而立或倚柳而站，因为柳树已舒展开了鹅黄色的叶眉，繁茂而低垂，旁边有鲜红的淡红的梅花和桃花，如熊熊燃烧的火炬，还有雪白的梨花、玉兰花，就连人行道旁的小草也都成片成片的，绿得耀眼，绿得令人心动。姑娘们用手机快乐地合影，一个个手舞足蹈！春天是生命复苏的季节，是万物破

土发芽生长的季节。登上莲湖中间的城墙，这个城墙把莲湖分为南北二湖，宽约二米的人行道上铺着木塑板，一旁是古老的城墙垛东西横贯，一旁古木参天，低矮绿色植物相间随土堙而长，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走走步，散散心，是很舒坦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南北眺望，整个莲湖尽收眼底。北湖东边那高高的白杨树上，野雀垒有窝，出出进进，上下翻飞，叽叽喳喳。那些老人们在有限的空间放着音乐，或跳舞，或舞剑，或打太极拳。木塑护栏围湖而建，圆了一圈，古色古香，青石板铺就的路面洁净天然。有人赏野鸭，那野鸭竟不怕人，有好事者扔的馍块橘皮香蕉皮引来十几只野鸭围食，霎时栏杆旁聚集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食一扔，鸭们互抢，有时竟为争食而斗殴，闲人录着视频，哈哈大笑。

环湖闲走的人们，或缓缓行走，或健步疾行，或小跑，脸上都是喜洋洋的表情。有些妇人推着婴儿车和小宝宝也来踏青赏春了，也有领着两岁三岁的老妇人和老爷爷心情舒畅地溜达着。春光明媚，小鸟啾啾，拳头大小黑的灰的不知名的小鸟雀叫着落在城墙垛上，人走近便飞上了头顶的高枝。那一片荷还没有长出水面，也许此时正在淤泥里，芽儿伸展，蓄势待发。湖心岛上，柳树浓荫，有人养了几十只白生生的家鸭，夹杂几只麻灰鸭，在亭子周围闲游，有的伸着长脖子喝水，有的梳理羽毛，有的低头觅食，不时发出嘎嘎的一片叫声，可能是下水游困了，这会正在晒着太阳，寻找行走的感觉。南湖周围的陆地更为宽敞些，雪松像一圈无畏的战士守护在湖的外围，塔松下面是一圈毛茸茸的绿草，并有凉亭凉亭走廊供游人歇

息。有小喷泉昼夜不停喷着水花，旁边建有老年门球场，老人们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着门球。隔壁的排球场上，几个年轻人穿着短袖在打排球，龙腾虎跃，青春焕发，仿佛春天给了他们使不完的劲儿。悠闲的人们大多拿着手机，或在柳树桃树下照相录视频，或胸前挂着价值不菲的相机捕捉春天的颜色，或给亲爱的人在湖畔留下倩影或精彩的瞬间，感受无限的春色，挽留美好的春光。暮色渐浓，城墙垛上、水门、石拱桥上的灯带，还有湖边蓝色的灯带都亮起来了，凉亭翘檐、花树串珠交相辉映在水中，如梦似幻，夜色中仍有许多游人不愿离去，享受着这天上人间的美景。三月的莲湖是热闹的，温馨的，美丽的，这是喧嚣之城中的一方净土，也是一片世外桃源。若你来，必醉倒在莲湖的怀里！

故乡的路

郭书鹏

走四方，望故乡，路迢迢，水长长……漂泊的游子，呆呆望着云朵上的故乡，看着地面上的路通向故乡。游子的脚步踏遍天涯海角，到头来最熟悉的还是故乡的路。故乡商洛的路，像那紧牵着风筝的绳子，无论怎样弯曲，无论怎样狭窄，无论怎样盘旋，都将紧紧地、久久地牵着游子的心。离家的游子，远在天涯海角，却心向故乡。上小学的时候，故乡的路是一条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顺着山沟的路，沿着七拐八拐河渠的方向往前走，隔一段有路面，隔一段没路面。有路面的地方也是不到一米宽的土路，中间显露着被踩得寸草不生的一条线，路两边是参差不齐的野草。没有路面的地方，随着水流方向的改变，隔断了去路，平时稍微修一下，还算

条路，待到雨多的时候，就是水渠了。家乡四面是山，除了顺山沟直入的那条路，别的就是山路了。山路是典型的十八弯，漫山遍野的小路，就像人体的毛细血管。鲁迅先生说过，这世界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故乡的山本来也没有路，后来放牛的、打柴的、种地的、打猎的，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这些不规则曲线的山路，刻着故乡人的脚印，记载着一代又一代故乡人的劳苦经历。在那弯曲盘旋的小路上，不时地会走来几头牛几只羊，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有节奏地响着，在幽深偏僻的小山沟，或在绿树青山杨柳依依的小道上清脆地响着，声音在静静的山谷里久久回响，和鸡叫、狗吠、鸟鸣、蛙声混成一片，奏响了深山

里特有的交响曲。在狭窄的故乡路上，总有一些做小生意的，推自行车的，挑货郎担的，还有推架子车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朴实的夫妻，操着河南口音，推着架子车来村子里卖瓷盆、瓷瓮。就算是吃苦耐劳的故乡人，用架子车拉东西，也不会走很远。那一对外地人，竟然用架子车把瓷盆、瓷瓮拉进了山沟里，让我深感佩服。在我十岁的时候，村子里开始修路了，不过那时候的政策很奇怪，总是这个村子修那个村子的路，那个村子来修这个村子的路。那些外村人一个个远远地带着锅碗瓢盆来到我们村修路。为了赶进程，路边用石头砌成，中间用树根、木材等撑起后在上面盖一层沙土，一场雨后，道路到处坍塌、层陷。

村子人少，没有直通班车。每次回家，快到村子都要走七八里的路。上高中时，每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是披星戴月。可无论再黑，故乡的路总是清晰可见，亲切熟悉，不带手电筒也能大踏步地走回家。后来村子里的路被修得越来越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党的好政策走进了我们的小山沟，村里的路该改道的改道，该架桥的架桥，当初的那条土路变成了水泥路，现在自行车、摩托车、班车、卡车也都能进村了。作为一个80后，我目睹了故乡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直接引领着故乡人生活方式的转变。路的变迁，故乡的变迁，开启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变迁。

金凤山寻梦

郭涛

隔了半个月时光
梅林做了金凤山网红
花的海雪的海香飘鹤城
梅林占尽春光
把鹤城点燃的激情
朝太阳绽放

梅林生长的地方
曾经种植过小麦玉米
生长过荆棘杂树
更有故去的人们
安息的坟莹

烈士陵园
红军广场
安静得仿佛能听到先烈的呼吸
他们献出青春和生命
不就是让后来的人们
享受和平安宁的时光
梅林的香魂里
有着英烈的
一瓣心香

周末又一次登金凤山
是盼虚弱的人生
让梅花扶我一程
十里春风香飘鹤城
追梦的人
写出梅花的诗
薄云浮动之际
阳光破空而至
浩浩荡荡的风从金凤山吹过

读史(外一首)

党继

把呼啸而来
大大小小的
事件
拧干

摸摸
谁倒下了
谁站立着……

盐

自从你们赶来
让我的骨头
在需要挺起来的时候
也能
嘎嘎作响

生活
才算开始了



国画 陈明玉 作